

榆次中都城考辨

——兼论旧志资料之运用

段 彬

提 要：中都县的历史沿革，涉及山西榆次、平遥两地诸多历史议题。爬疏早期史料可知，先秦至北魏初期的中都县原在今平遥境内，榆次的中都则是北魏时期由平遥移置而来的，二者属前后继承关系。北宋以降，《太平寰宇记》《大明一统志》《读史方舆纪要》等逐渐将两座中都的史事相混淆，相关观点又为方志所沿袭和进一步演绎，由此造成不少争议。梳理中都城文献记载脉络，提示我们在新志编纂工作中，应注意对明清旧志中的上古、中古史记载寻求史源，对其加以必要的史料辨析。

关键词：中都城 榆次 平遥 旧志辨析

中都县的历史沿革是山西省晋中市榆次区与平遥县地方史上的重要历史议题。“中都”至今为榆次之别称，广泛运用于晋中市的地名、商标、文学、艺术等文化工作中，辨析中都的来龙去脉对晋中地方史的意义自不待言。但由于历代方志资料的相互矛盾，学界对于方志中的诸多异说至今未有全面的回应。两地的新旧方志就中都问题至今仍然存在着若干不同的声音。

爬梳史料后不难发现，矛盾的结点主要出在榆次方面的相关文献上。事实上，明清多部《榆次县志》中涉及中都城的资料不少，很多信息的可信度却有待重新认识。北朝榆次县与中都县之间是怎样的关系？史书中提到的平遥中都城、介休中都城与榆次中都城之间是怎样的关系？《左传》中晋侯执陈无字的中都，以及西汉时期代王刘恒的都城中都又在何处？两晋时期著名的中都孙氏是平遥人还是榆次人？这些问题都需要我们以史料形成的时间为脉络，在重新梳理、辨析历代文献的基础上予以回答。平遥方面的相关问题在巩海峰《中都故城考》^①一文中已多有分析，本文主要着眼于榆次方面的材料与议题，对有关中都城的若干记载进行厘正。

一 先秦至唐宋史料所见中都县建置沿革

山西中部的中都城^②最早见于记载，与《左传》“晋侯执陈无字”一事有关：鲁昭公二年（前540），“夏四月，韩须如齐逆女，齐陈无字送女，致少姜。少姜有宠于晋侯，晋侯谓之少齐。谓陈无字非卿，执诸中都”。西晋杜预注曰：“中都，晋邑，在西河界休县东南。”^③

战国时代，中都再次见载于史籍。《史记·秦本纪》：“伐取赵中都、西阳。”^④唐张守节《史记正义》引唐初《括地志》云：“中都故县在汾州平遥县西十二里，即西都也。西阳即中阳

① 参见巩海峰：《中都故城考》，《文物世界》2014年第2期。

② 除了山西中部以外，春秋时鲁国也有中都，在今山东汶上县西40里，孔子曾担任中都宰，唐天宝元年（742）于今汶上置中都县，金代改为汶阳县；北魏时，怀州武德郡州县也有中都城，在今河南沁阳东北。唐代的蒲州、南诏的羊苴咩城、金代的燕京、元代的隆兴路、明代的凤阳皆称中都。因此本文特加以“山西中部”之地域限定。

③ 《春秋左传正义》卷42《昭二年》，艺文印书馆，1973年影印本，第719页。

④ 《史记》卷5《秦本纪》，中华书局，1959年标点本，第207页。

也，在汾州隰城县东十里。”^①

西汉时期，中都县一度成为代国都城，汉文帝受封代王时曾建都于此。《史记·孝文本纪》：“孝文皇帝，高祖中子也。高祖十一年春，已破陈豨军，定代地，立为代王，都中都。”^②《史记正义》注释中都地望同上。“辛卯，帝自甘泉之高奴，因幸太原，见故群臣，皆赐之。举功行赏，诸民里赐牛酒。复晋阳中都民三岁。留游太原十余日。”^③在《汉书·地理志》中，榆次、中都皆为太原郡下辖的21县之一：“太原郡……县二十一：……界休，莽曰界美。榆次，涂水乡，晋大夫知徐吾邑。梗阳乡，魏戊邑。莽曰大原亭。中都……”^④《后汉书·郡国志》中，榆次、中都仍同属太原郡。唐代李贤的《后汉书》注引杜预说：“《左传》昭二年执陈无宇于中都，杜预曰界休县南中都城是也。”^⑤魏晋时期，二县的建置情况与两汉时期相同。这一时期，中都孙氏家族逐渐跻身于士族门阀行列，在东晋南渡之后显赫依然，先后诞生了孙楚、孙盛、孙绰、孙统等一批名士。

据上述史料可知，汉唐史家一致认为先秦至魏晋时期的中都城在今平遥或介休一带，并无榆次之说。

经过西晋永嘉之乱至北朝的长期动乱，并州地区的人口结构和聚落分布发生较大变化，榆次和中都二县也开始混乱的政区调整过程，二县由此开始发生关联。据《魏书·地形志》记载：“太原郡 领县十……晋阳……榆次 二汉、晋属，真君九年并晋阳，景明元年复。有鹿台山祠。长宁水，西北合同过。中都 二汉、晋属。有榆次城、寿阳城、平谭城、原过祠、早山。邬 二汉、晋属，后罢，太和十九年复。有中都，有邬城、太岳山。虑水，入区夷泽。”^⑥通读这一段记述可知，《魏书》有关中都的记载颇为混乱。一方面，《魏书》记载中都县辖境有榆次城、寿阳城、平谭城、原过祠、早（罕）山等今属榆次、寿阳、阳泉等地的地物，说明中都县此时已整体向北迁移。新的中都县城位于榆次以东，这在唐代《元和郡县图志》中有明确记载，详见下文。邬县之下又记载有一中都，应是辖境转移之前位于平遥的旧中都县城。但矛盾的是，根据《魏书》的描述，太平真君九年（448）至景明元年（500）之间榆次既然已被并入晋阳，为何榆次城却被记入中都县而非晋阳县之下？既然榆次县在景明元年已经复置，与中都并列为两县，为什么中都县辖境下仍有榆次城？

事实上，这种记载上的混乱是由于《魏书·地形志》的编纂环境所导致的。“永安末年，胡贼入洛，官司文簿，散弃者多，往时编户，全无追访。”^⑦因此魏收在编纂《魏书》时，只能以东魏武定年间的情况为主，将不同年代的档案碎片拼接在一起，纂成《地形志》。因此笔者推测，在太平真君九年榆次并入晋阳之后，中都县北迁至榆次旧境一带，划入晋阳不久的榆次城等地因此又调整至中都县的辖境之下，但《地形志》对这次区划调整事件失载，造成了榆次并入晋阳，却出现在中都辖境之下的文献面貌。而《魏书》中关于中都辖境的记述，则是沿用景明元年榆次复置以前的档案，因此在中都之下仍记有榆次城。

同时代的《水经注》也提到在今平遥的中都县当时已废：“侯甲水又西北，迳中都县故城南。城临际水湄，《春秋·昭公二年》，晋侯执陈无宇于中都者也。汉文帝为代王，都此。武帝

① 《史记》卷5《秦本纪》，张守节正义，第208页。

② 《史记》卷10《孝文本纪》，第413页。

③ 《史记》卷10《孝文本纪》，第425页。

④ 《汉书》卷28《地理志上》，中华书局，1962年标点本，第1551页。

⑤ 《后汉书·郡国志》，李贤注，中华书局，1965年标点本，第3524页。

⑥ 《魏书》卷106上《地形志上》，中华书局，1974年标点本，第2466页。

⑦ 《魏书》卷106上《地形志上》，第2455页。

元封四年，上幸中都宫，殿上见光，赦中都死罪以下。”^①原本位于平遥的中都城因不再是县城，因此被称作“中都县故城”，这也印证了中都县辖境北移的事实。

景明元年复置榆次县之后，今之榆次便分属榆次县与中都县二县管辖。北齐天保年间，中都与榆次二县合并^②，合并后的新县使用了中都的县名和原榆次的县城，中都县治再次迁移，二县合并前位于榆次城以东的中都县城也就被称作“中都故城”。

因此，在唐代《元和郡县图志》中先后出现了两处“中都故城”，一座列于太原府榆次县条中：“榆次县……高齐文宣省，自今县东十里移中都县理之，属太原郡。十年改中都县又为榆次县”，“中都故城，县东十里。高齐移于废榆次城，即今县理是也”^③。此即北魏时期北移后的中都县城，沿用至北齐天保年间。另一座列于汾州平遥县条内：“中都故县，在县西十二里，属太原郡，汉文帝为代王都于此。”^④即北魏以前的早期中都县城。北宋《太平寰宇记》与《元和郡县图志》的这两条记载完全相同，该书在汾州介休县条下又载：“中都城。《冀州图》云：‘中都县城，东北五里。’《春秋》昭公二年，‘晋侯执陈无宇于中都。’是此。”^⑤

经北齐政区调整之后的中都县，无论辖境还是县城，皆与汉晋时期的榆次县基本相同。隋统一后调整全国政区，南北朝改名的大量郡县又恢复汉晋旧名。开皇十年（590），中都县复名榆次县，故《隋书·地理志》载：“榆次后齐曰中都，开皇中改焉。”^⑥中都县建置不复存在。

从以上史料可知：北魏以前，中都与榆次原是两个互不相关的太原属县，先秦文献中提到的中都，西晋到唐宋的史家注释皆认为其或在平遥、或在介休（至于平遥介休之争，详见下文），总之与榆次绝无关系。北魏时期，由于中都县的北移，原榆次一带纳入中都县辖境，二者发生地域上的关联。北齐合并榆次、中都二县后，中都才成为涵盖今整个榆次范围的政区名。那么在北魏以前有关中都的全部史事、人物，自然皆与榆次无关。

二 北宋以后地志文献中渐趋混乱的中都记载

北宋以后，由于文献传抄的讹误和地志作者的错误认识，关于都与榆次、平遥二地关系的记载日趋混乱，最终成为两地相争的一段公案。

上文提到，在北宋《太平寰宇记》中，有关中都城的记载皆与前人相同，北朝以前有关中都的史事，如晋侯执陈无宇、代王建都等皆列于平遥、介休之下。但是在人物部分，《太平寰宇记》却将西晋时期的中都孙氏记为榆次人，“孙楚，字子荆，太原榆次人”^⑦。这是文献中第一次将早期都与北朝中都相混淆。这一说法影响到此后的地志编纂，孙楚、孙盛、孙绰诸人被载入历代《榆次县志》《榆次市志》，孙氏一族的文学作品也被大量选入方志艺文志部分。清初傅山有诗《口号》云：“太原人作太原侨，名士风流太寂寥。榆次颇谙有孙盛，昭余不信产温峤。”^⑧清中期王平格有诗《榆次风土·其二》：“中都自古产名流，孙盛芳声史乘留。朴直遗风犹未远，

① 酈道元注，杨守敬、熊会贞疏：《水经注疏》卷6《汾水》，江苏古籍出版社，1989年标点本，第538页。

② 二县合并的具体时间，历代地志皆未明言。北齐天保七年（556）曾对全国州郡县进行大规模的省并，榆次与中都之合并当在此年。

③ 李吉甫撰，贺次君点校：《元和郡县图志》卷13《河东道二》，中华书局，1983年标点本，第367页。

④ 李吉甫撰，贺次君点校：《元和郡县图志》卷13《河东道二》，第380页。

⑤ 乐史撰，王文楚等点校：《太平寰宇记》41《河东道二》，中华书局，2007年标点本，第870页。

⑥ 《隋书》卷30《地理志中》，中华书局，1973年标点本，第854页。

⑦ 乐史撰，王文楚等点校：《太平寰宇记》卷40《河东道一》，第842页。

⑧ 傅山著，尹协理主编：《傅山全书》卷15《口号十一首》，山西人民出版社，2016年，第1册，第297页。

至今人说《晋阳秋》。”^①可见这种错误说法在清代已被不少人所接受。

除中都孙氏的籍贯问题外,明清时期,将两个中都相混淆的情况也扩展到其他史事上。明天顺年间编纂《大明一统志》,第一次将晋侯执陈无宇之事记入榆次之中都:“中都城,在榆次县东一十五里。《左传》昭二年执陈无宇于中都,即此。汉为县,属太原郡。”^②这一说法被随后的成化《山西通志》、嘉靖《山西通志》、万历《榆次县志》所继承。

至清初,顾祖禹《读史方輿纪要》将代王建都、刘渊攻占中都等汉晋史事也列入太原府榆次县之下:“中都城,县东十五里。汉置县,属太原郡。文帝为代王,都中都,即此城也。后汉亦曰中都县。晋属太原国。永兴初刘渊遣别将寇太原,取中都,即此。后魏仍属太原郡,隋并入榆次。”^③然而在汾州府平遥县条下,顾氏又写道:“中都城,县西十二里,西南至介休县五十里。《春秋》昭二年:‘晋侯执陈无宇于中都。’战国时属赵,亦谓之西都。《赵世家》:‘武灵王九年,秦拔我西都。’《括地志》:‘晋中都故城,在今平遥县。’汉置中都县,在今太原府榆次县境是也。”^④可见,顾氏对中都城的认知确实参考了前人的记载与注疏,认识到两座中都实为前后关系。但他受明代地志的干扰,难以处理几件具体史事的归属,为了调和矛盾,顾氏认为先秦中都在平遥,汉代以来的中都已在榆次,并据此将不同史事分列于平遥、榆次两县之下。

清乾隆《榆次县志》对榆次上古、中古史的众多内容加以考证,增补不少信息,但有些观点并不可取。比如在中都县议题上,乾隆《榆次县志》便在顾祖禹以汉代中都在榆次的结论基础上进一步发挥,迂回曲解,认为汉代越过榆、平中间相隔的诸县,以榆次之南境与阳邑(太谷)、平陶(平遥)之辖境,新划出一个中都县来。“中都与榆次地相出入,盖隋氏以前,榆次境甚广,故汉析其南之半,合阳邑、平陶立中都县,而晋又分其东北余地置寿阳。若齐之中都,则因北魏之旧而更扩其地,故榆次城、寿阳城、平潭城并在其封内矣。”^⑤毫无疑问,乾隆《榆次县志》这种天马行空式的想象,既无早期文献依据,又不合常理。但这一说法为此后的方志沿用,成为长期影响榆次地方史记忆的代表性观点。不过,乾隆《榆次县志》和《读史方輿纪要》一样,否定了明代地志以“晋侯执陈无宇”之事在榆次的观点,并详加分析,对此应予以肯定,留待下文详论。

虽然明清以来地志对中都的论述多不合于史实,但只要立足原始史料进行文献梳理,这一问题并不难解决。《大清一统志》对两座中都城关系的认识就颇为准确:“中都故城,在平遥县西北。春秋晋中都邑。《左传》昭公二年,齐陈无宇送女,晋侯谓无宇非卿,执诸中都。战国属赵。《史记·秦本纪》:惠文君后九年,伐赵,取中都。汉置中都县,属太原郡。文帝为代王时,曾都中都。武帝元封四年,幸中都,赦中都死罪以下。晋永兴初,刘渊遣将寇太原,取中都。后魏移置于榆次县界,废故城入郛县。……按《左传》注:中都,晋邑,在西河介休县东南。今城乃在西北,盖杜预讹北为南也。或谓介休别有中都,又谓汉县在榆次界,皆误。”^⑥从史料出

① 光绪《榆次县续志》卷4《艺文》,清光绪十一年(1885)刻本,第1页。

② 李贤等撰:《大明一统志》卷19《山西布政司》,台湾台联国风出版社,1977年影印本,第3册,第1232页。

③ 顾祖禹撰,贺次君、施和金点校:《读史方輿纪要》卷40《山西二》,中华书局,2005年标点本,第1817页。

④ 《读史方輿纪要》卷42《山西四》,第1945页。《读史方輿纪要》中华书局标点本将“汉置中都县,在今太原府榆次县境”一句纳入《括地志》引文中。按李泰《括地志》作于初唐贞观时期,当时太原尚未称府,为并州,可知此句为顾祖禹而非李泰之言。

⑤ 乾隆《榆次县志》卷1《地理》,清乾隆十五年(1750)刻本,第5页。

⑥ 《嘉庆重修一统志》卷144《汾州府》,张元济等辑:“四部丛刊续编”,商务印书馆,民国23年(1934)影印本,第8册,第15页。

发,即可知《大清一统志》的观点实为确论。

清代董祐诚、杨守敬在为《水经注》先后作疏证时也认为:“两汉、魏、晋县并属太原,后魏徙废。董祐诚曰,《地形志》太原郡中都有榆次城,郛有中都。是魏以中都入郛县,别于榆次置中都县也,在今平遥县西北。”^①当代的历史地理著作——王仲荦《北周地理志》、施和金《北齐地理志》、张纪仲《山西历史政区地理》,以及《中国历史地图集》上的标识,皆做如是分析或处理。

三 具体问题辨析

(一) 平遥与介休之中都城。据前文所引史料可知,山西中部共有3座中都城见载史籍,一在榆次,一在平遥,一在介休。事实上,平遥和介休的中都城是同一座城,综合各条史料,其城址当在平遥西南、介休东北。战国至北朝时期,太原盆地南端置县较为稠密,此后各县建置、辖境屡有分合,这可能是造成文献中有时将中都记在平遥、有时记在介休之下的主要原因。今平遥县西南杜村有残存的古城遗迹,有观点认为此即平遥之中都城,详参巩海峰《中都故城考》。至于文献中对中都城与平遥、介休二县具体方位的描述存在不小的差异,或称在介休东南、介休东北,或称在平遥西北、平遥西南,则是史料讹误所致。因本文着眼于榆次中都城,因此对平遥中都相关内容不再赘言。

(二) 晋侯执陈无宇一事的发生地。最早解释《左传》晋侯执陈无宇之中都位置的是前引杜预注:“中都,晋邑,在西河界休县东南。”此后,《水经注》、李贤《后汉书》注、《太平寰宇记》皆同此说。可见明以前的史家皆认为晋侯执陈无宇的中都在平遥、介休一带。直至《大明一统志》将其事列入榆次中都之后,榆次说才被历代省志、县志所沿袭。

据前文所述,将晋侯执陈无宇之事定位在榆次,是将早期中都与北朝中都相混淆的结果,榆次之说自然不能成立。但西晋杜预以来的史家认为晋侯执陈无宇所在的中都为平遥、介休之中都,这一观点是否正确呢?笔者认为也是不能成立的。

对此率先提出质疑的是乾隆《榆次县志》,该志从地理和史事两方面分析,认为这一事件中的“中都”当为晋都绛。“春秋时,齐都临淄,晋都绛,无宇送女而往来,自当历鲁、卫、郑地以至晋。以今舆地言之,则由东昌、开封、怀庆涉河以达于晋,道坦而近,使车所宜,何事迂远回曲,逾太行之险,返北出晋国之背而南骛乎?虽古今相距,而准事揆势,殆决然勿疑者。意《传》所谓中都即晋之国都……方无宇送女于晋,馆于晋都,未及行而执焉,《传》故云执无宇于中都,义本甚明。如但见有中都之文,而即指谓乃此中都,可乎?”^②较乾隆《榆次县志》稍晚的江永《春秋地理考实》也认为晋侯执陈无宇之中都既非榆次亦非平遥,而在河南怀庆府河内县之中都亭。“中都城有二……俱云晋执陈无宇于此。非也。无宇致少姜于晋,榆次与平遥、介休皆非所经之地。《水经注·沁水篇》云:光沟水南迳中都亭,西注于沁水。地在野王县,今为怀庆府河内县。中都当在此,正为齐适晋所经之地。”^③

从地域开发的角度来看,晋侯执陈无宇之事发生在昭公二年(前530),在此前一年,晋国在大原之战中打败无终及群狄,基本控制太原盆地。至昭公二十八年,晋国分祁氏之田为7县,这7县基本涵盖了整个盆地,位于盆地南端的有祁县、郛县、平陵,并无中都,可见截至此时,

① 酈道元注,杨守敬、熊会贞疏:《水经注疏》卷6《汾水》,第538页。

② 乾隆《榆次县志》卷7《古迹》,第1—2页。

③ 江永:《春秋地理考实》卷3,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经部,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影印本,第181册,第299页。

中都恐怕尚未建城，更遑论 20 余年前的晋侯执陈无宇之时。

从交通的角度考虑，乾隆《榆次县志》与江永所述已颇为详尽，从齐至晋，北上中都实为舍近求远、舍平求险之路。揣摩《左传》原文，晋侯执陈无宇是在少姜已纳于晋侯之后，并非送亲之时，当然也不排除是在陈无宇返齐的路上。因此笔者认为乾隆《榆次县志》所推测的晋都最合情理，江永所言亦可聊备一说。杜预等人将其地定位在平遥、介休之中都，无疑是将战国以来的中都县与《左传》所云“中都”相等同的结果。

（三）北魏时期中都县北移的具体时间。据前文所引《魏书·地形志》的记载，北魏太平真君九年榆次县并入晋阳，至景明元年复置。那么在这半个世纪的时间内，榆次故城理应属于晋阳县管辖。但《魏书·地形志》却将“榆次城”系于中都县之下，说明在这段时间内，榆次故城一带的归属曾发生过改变，即由晋阳县划属中都县。可以据此推测，中都县北移的时间应当发生在太平真君九年至景明元年之间，且并非真君九年当年——如果撤销榆次之时即将中都迁至榆次旧境，并以原榆次城划属中都，那榆次便不是“并晋阳”而是“并中都”了。1996 年《榆次市志》、1999 年《平遥县志》将中都县北迁的时间定在太平真君九年当年^①，既无文献依据，也无法解释榆次在当年“并晋阳”的记载。

（四）榆次中都故城的位置及其废弃。榆次中都故城的位置最早见于前引《元和郡县图志》：“今县东十里。”洪武《太原志》在里数的记载上有差别，称在“县东十五里”^②，此后方志皆沿袭 15 里之说。

北齐天保年间，中都县治西移至榆次故城后，原中都城便不再作为县城，不过故城作为聚落废弃的时间可能要稍晚。洪武《太原志》载：“《方志图》谓之内都城，因隋讳避而改之也。”^③既然《方志图》记载了中都在隋代因避讳改名一事，说明废中都城至迟到隋代仍有人居住，并未因县治的迁走而立马毁弃，否则便没必要为一座废城改名。

洪武《太原志》所附《榆次县图》中还在城东画出了中都故城的位置，说明当时中都城可能还有地上遗迹存留。乾隆《榆次县志》则称：“今考合流村西南老孤崖旧传有城。”^④又称：“（大涂水）经合流村环中都故城与洞涡会。”^⑤笔者多次至今南合流村实地考察，并与当地村民交流，在老孤崖（或称冷孤崖）一带未发现有城址遗迹。既然乾隆时期已经是“旧传有城”，说明当时中都城的地上遗迹就已经无存，所以城址在南合流村老孤崖的看法只能聊备一说。

中都城废弃的原因，《榆次市志》称因“洞涡河道南移，城被淹没”^⑥。此说并无文献根据，不过考虑到潇、涂二河历史上迁徙频仍的情况，确实存在这一可能。

四 旧志资料的辨别与运用

通过上述分析，在解决榆次中都城相关问题时，我们大致可对相关史料的价值有一初步把握。

历代正史资料对中都相关事件及历代政区设置的记载都颇为明确，不过缺少具体地理位置方

① 参见榆次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榆次市志》卷 1《建制》，中华书局，1996 年，第 56 页；平遥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平遥县志》第 1 编《建置》，中华书局，1999 年，第 66 页。

② 洪武《太原志》，《永乐大典》卷 5204，中华书局，1986 年影印本，第 2296 页。

③ 洪武《太原志》，《永乐大典》卷 5204，第 2296 页。

④ 乾隆《榆次县志》卷 7《古迹》，第 1 页。

⑤ 乾隆《榆次县志》卷 1《山川》，第 23 页。

⑥ 《榆次市志》卷 1《建制》，第 58 页。

面的信息。《魏书·地形志》的记载虽然混乱，但提供了梳理两座中都城关系最重要的史料。《元和郡县图志》《太平寰宇记》《大清一统志》等历代地理总志中，对中都位置与沿革的记述大体上是正确的，不过《太平寰宇记》率先在中都孙氏的籍贯问题上混淆了两地。《大明一统志》中，混淆两城的问题愈趋严重，而该书的错误也直接被省、县志所沿袭，并被进一步演绎，这是造成中都问题纠葛纷乱的根源。《读史方輿纪要》作为军事地理学著作成就极高，但对于古迹的考证多为传抄史志，难以面面俱到。由于顾祖禹受到明代地志的影响，罔顾早期史家的记载，得出了汉代中都即在榆次的错误结论。

大多数省、县志的记载基本上传抄旧文，价值不大，且正误兼收而不加辨析，致使《大明一统志》之讹误成为主流认识。颇具考辨意识的乾隆《榆次县志》对此有所增益和思考，为中都城址具体位置提供了新的线索。该书试图对杂乱的资料做一弥合，给出解释，但由于其立足于前人错误的认识之上，凭空臆造出了“盖隋氏以前，榆次境甚广，故汉析其南之半，合阳邑、平陶立中都县”这一既无史料依据、亦不合情理之说，使得中都问题的争议更趋复杂。

质言之，史志的编纂过程、所据资料与史家之水平，共同决定了记载的准确度。凡正史与地理总志，大体上可靠程度较高；地方史志常有舛误，但填补了正史不录的细节描述。当然，单从资料类别上一刀切还不算合理，具体来说，凡杂抄前史者，多将两座中都城的事迹相混，凡对资料本身有专门辨析者，则两座中都城资料虽繁不乱。

这就引申了我们如何利用方志资料进行地方研究的方法论问题。唐代学者颜师古曾批评六朝地记云：“中古以来，说地理者多矣，或解释经典，或撰述方志，竞为新异，妄有穿凿，安处互会，颇失其真。后之学者，因而祖述，曾不考其谬论，莫能寻其根本。”^①这样的评判，放在明清地方志上同样合适。谭其骧曾专门在地方志工作会议上提出“地方史志不可偏废，旧志资料不可轻信”，这无疑为我们进行方志编纂与研究提供了最基本的原则。明清地方文献中对上古、中古史追述，常有穿凿附会、迂曲解说之处，非详加考辨绝不能利用。

但直到今日的方志编纂工作中，一些编纂人员缺乏史料学意识，偏好“多多益善”地采纳未经史料批评的传说旧闻，至于对旧志资料进行辨析、删削的工作就更是付之阙如。就笔者所见，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编修的两轮新志中，关于上古、中古史的错误观点并不罕见。以1996年编纂的《榆次市志》为例，书中虽然提到了中都在北魏时始迁来，但仍仿照旧志，将中都孙氏诸人列入人物传中，并且在没有文献依据的前提下，言之凿凿地记述中都县迁置时间、故城毁废原因等问题，对北朝后期中都、榆次二城的关系也有所误解。^②无须讳言，相关表述中存在着考证不确、轻信旧志，并在旧志基础上随意发挥等问题，为后来者徒增困惑。在今后的新志编纂中，应对这类问题予以充分的注意。

（作者单位：南京大学历史学院）

本文责编：周 全

① 《汉书》卷28《地理志上》，颜师古注，第1543页。

② 参见《榆次市志》卷1《建制》，第56页：“太平真君二年（441）榆次并入晋阳。九年（448）置中都县，到景明元年（500）又恢复了榆次县的建制。北齐天保元年（550）至隋开皇十年（590）仍恢复为中都县。”这一段表述的错误尤甚。对照本文所引文献记载及论证可知，市志所云榆次并入晋阳的时间、置中都于榆次境内的时间、二县合并的时间，以及认为景明元年至北齐天保年间榆次复置后代替了中都的观点，皆误。